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請看《感應篇》第一百零七節：

【每好矜誇。常行妒忌。】

註子裡面引用古德的話，「《老子》曰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。《易》曰，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謙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，君子之終也。大禹不矜不伐，愚夫愚婦，皆謂一能勝予，而鑿龍門，排伊闕，地平天成，功被萬世。周公不驕不吝，勞謙下士，而東征破斧，卒安周室」。這是引古書、引古人的事蹟來證明。後面做了個結論，「故曰，真正大聖大賢，都從戰戰兢兢，臨深履薄處，做將出來」。這一段也是日常生活當中常常犯的毛病，我們自己有沒有？不可能沒有，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。如果真正能把這個毛病消除，自己的德行就有了根底。如果心裡面還擺不平，必須知道我們在德行上沒有根、沒有本；換句話說，無論是求學修道都是嚴重的障礙。總的來說，這是教我們謙虛、恭敬，要從謙敬裡面才能真正有成就。

後面有一段講妒忌，「妒忌者男女俱有」，這是人之常情。男子見人有功名就妒，見人富貴也嫉妒；地位接近自己，嫉妒心生起來了，怕別人把自己擠下去；才勝己也嫉妒。這裡有個總結，都是心量太小，「局量褊淺所使」，我們今天講的心量太小，不能容人。這都是學沒有根基，學不得受用。真正學問有根基、得受用，就像佛講的，不但沒有嫉妒、沒有傲慢，謙虛還能修隨喜功德，看到才幹比我高的，決定能夠讓賢，不會去競爭。你做得比我好，我應當讓你，權位都讓給你，為什麼？人民得福，社會得福，能夠為眾生想、為社會想、為人民想，你就會讓了。這個道理我們要懂，這

是大德，這是大成就，為什麼？別人的成就就是我自己的成就。我自己不如人，居到這個權位不肯讓人，害眾生！你們想想這因果，這因果就是墮地獄。我能讓給別人，別人做得比我好，比我更有成就，就是我的成就。

在佛門裡面，印宗跟六祖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。印宗當時在南方，是當時的高僧大德，信仰他的徒眾不知道有多少。遇到六祖之後，他給六祖剃度，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師，他知道惠能大師德行、修持在他之上，剃度之後，反過來再拜他為師，把地位讓給他，讓能大師在南方教化一切眾生。你們想想，那個成就到底是惠能的成就，是印宗的成就？實實在在講，從形式上看是惠能大師的成就，從實質上看是印宗的成就，印宗絕不在惠能之下。這是大德，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做不到。世法裡面，我們看古時候管仲與鮑叔牙，管仲的成就其實是鮑叔牙的成就，讓賢！成就，自己還不費功夫，別人替他做，這叫真正真實的成就。所以佛教給我們修「隨喜功德」，隨喜功德就是對治這個毛病的，驕慢、嫉妒。我們現前社會裡面，無論在世法、在佛法，總是居在自己的位子到死都不肯讓，這是絕大的錯誤。

我在初學佛的時候，一出來講經，我在講席裡頭就常說，四十歲以前是我們認真努力學習的階段；四十到六十歲應當修福，為僧團服勞役，也就是說，擔任僧團裡面的執事，為大眾服務；六十歲以後要修慧，要把自己的職務讓給別人，辦自己的生死大事，充其量講經教學而已，一切行政事務完全放下，使這個僧團領導層、行政層的人員，永遠是年輕化。中國在古代退休是七十歲，我們在古書上常常看到「七十致仕」，但是在修道人來講七十歲太晚了，應當六十歲就退休，全心全力辦自己的事情，可以做傳道、教學、講經，自己好好的修行，要為來生著想。決定不可以居在自己這個位

子不讓人，這個不讓，就是這一個念頭、這個行為，就墮三惡道。諺語常講：「地獄門前僧道多」，出家，我們要想到，出家意義在哪裡？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聞利養，放下貪瞋痴慢，這叫出家。出家再去營建道場，我們在旁邊冷眼旁觀是個笑話，你出了你的小家，結果經營了一個大家，你怎麼能得解脫？你的心怎麼能夠得到清淨？換句話說，你怎麼能夠與道相應？所以在我們現前這個時代，不但證果的人沒有了，開悟的人也沒有了，修學如法的人不多了。什麼原因？被家累住了。所以出了家，實際上並沒有出家，收了一些徒子徒孫，比一般人家裡頭那個業還要大。你在家裡頭，你有幾個兒女，幾個親戚朋友？出家沒幾年，家業愈來愈大，愈來愈操心。

現在的道場跟古時候不同，古時候的道場是十方道場，真的是選賢與能。我們看古時候的規矩，執事任期是一年，臘月三十，寺院執事從主持所謂一百零八單的執事總辭，重新選舉。所以選舉制度佛門用得最早，真正的民主。選出來之後，大年初一移交，任期一年的。不是像現在，現在有很多好像是終身職，所謂子孫廟，家大業大，於是出家分子就複雜了。有很多人為什麼來出家？看到你家業很大，出家之後，目的想繼承這個財產，是為這個來出家的。如果你這個老和尚什麼都沒有，連個茅蓬都沒有，恐怕沒有人會跟你出家。為什麼？跟你出家要受苦受難。所以今天廟蓋得愈大，愈富麗堂皇，跟你出家的人愈多，你就想想他為什麼來的？可是我們沒有聽到有人去問他，你為什麼要出家？

我們天天在讀經，天天在念佛，有這麼一點覺悟，這不是大徹大悟，這是小小的覺悟，我們深深相信因果報應，絲毫不爽。我們在這個道場，這個道場得力於李木源居士的護持，他真的是把家放下了，一切為佛法，一切為眾生，全心全力來服務，這是凡夫做不

到的。為什麼做不到？放不下名利，放不下權位，放不下五欲六塵的享受。現前是得一點名聞利養，將來問題就大了，這一口氣不來到哪裡去？有沒想到。如果能夠想到這一層，這個人在佛法裡面可以說他開始覺悟了，始覺。不覺則迷，永遠迷下去，這還得了嗎？人生很短，經上常講：「人命在呼吸之間」，佛這個開示是給我們提出了高度的警覺，讓我們珍惜每一分鐘、每一秒鐘，我們才能得度。該放下的必須要放下，自己一定要明察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」，我為別人辛苦的經營，值不值得？

世尊當年在世給我們做了榜樣，世尊沒有去建一個道場，一生他老人家過著最低物質生活的水平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。那一些親近他、跟他的弟子，那真的是慕道而來的，絕不是貪圖享受而來的。跟到釋迦牟尼佛都一樣，都是三衣一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真正是慕道而來的。講堂精舍的建立是居士們做的，我們要從這些地方體會，當時世尊的在家弟子國王、大臣，禮請佛去講經說法，供養居住的地方。別人的地方，自己沒有，自己一心在辦道。有人供養，我們可以接受，要安心辦道，我們才對得起供養的施主；我們道業不能成就，那就欠施主的債，欠債將來要還債的。所以江味農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裡面提出，出家人要是不能恢復托鉢的制度，正法要想住在世間就非常困難。他提出的是托鉢制度，我們讀他的《講義》深受感動，沒有人提倡。

早年我在台灣，香港洗塵法師來看我，這是一位精明能幹、充滿活力的法師，我鼓勵他，我說你老人家肯不肯帶頭？你帶頭，我們追隨你，不要多，我們找五個人，五比丘。現在樹下一宿我們的體力不行，現在可以住帳篷，你看那個露營的帳篷做得很精緻，也做得很好，又很輕巧，一個背包背在身上，晚上樹下帳篷遮起來，很好！我說我們採取托鉢，你帶頭，我跟你去。他聽了之後也點頭

，好！可是回到香港之後，消息就沒有了。真有人帶頭去幹，好事情！托鉢不要怕托不到飯，我相信真正發心托鉢，沒有人供養，諸佛菩薩會化身來供養你，我有這個信心。所以佛法要真正興旺、真正能起來，江味農居士講這個話有道理。刻意貪圖享受，貪圖名利，不但不能夠興教，怕的是過失很難避免。出家跟在家學佛不一樣，在家學佛問題不大，出家學佛不容易，相當艱難。